

篇名:捕蝶

(你飛在晝夜的邊界，彼岸花草石蒜吐蕊，青藍鱗粉隱耀於血紅朝暮輪替中。時間如此真切扭曲於你眼前，你才意識到時間。此時此刻便是無時無刻，翩翩然而自適的小小世界。)

妳想起什麼，如妳的眼睛想起如何睜開，想起切裂的腫瘤與藥物。妳也想起自己曾在作夢。妳還想起一些其他的事，如何貫穿妳的人生。

「自喻適志與。不知周也。」老教授吟哦若蝴蝶振翅的顫音。他說，莊生不記得莊生了，全意做一隻蝶。「……則蘧蘧然周也。」老教授續接，眉如羽翼。落在蘧蘧二字的音速而輕巧，若蝶越水面，翼搏漣漪。

「他記得，記得自己是蝴蝶。」老教授說。「所以他才能說，周與蝶必有分也……」

老教授的聲音被風拂去，斷翼飄飛。妳只聽見自己問：「那，究竟是誰夢到誰不就解決了嗎？只有他還記得蝴蝶，蝴蝶卻不記得他啊。」

老教授微微張口。看著衰老的男人啞口無言，妳覺得自己勝利了。

「唉。但蝴蝶就算記得，也留不下甚麼啊……」

妳記得那孩子用玻璃瓶捉住蝴蝶，帶回教室。那隻黯淡的蝴蝶無辜地被困在蝶狀的小小世界，而任何生物，都不該被如此囚禁。

「把蝴蝶放掉。」妳聽見自己的聲音，冷得自己也認不出。妳看著那孩子目光呆滯幾秒，神情逐漸頑強，眉毛挑起。「那不是蝴蝶。」他說。

「你說甚麼？」

「那是蛾，不是蝴蝶。」

全班靜默，然後爆笑。

「我不管那是甚麼。」起先，妳的克制使嗓音低不可聞。「不管那是甚麼。立刻給我放掉！」妳聽見自己拔高的尾音，知道一切行將失控。

「我不要。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

「我。不。要。」

在短暫的靜默中，妳想問他，為甚麼？妳看著那隻蝴蝶——蛾，在瓶中不安振翅、跌撞。妳聽見孩子們的尖叫聲，感覺到來自玻璃瓶的冰冷及撞擊，及那孩子漲紅的臉。妳在那瞪圓的眼睛中看見自己，便倒退幾步。

妳聽見碎裂。

妳看著那孩子茫然的眼神，循至地面。碎玻璃間，碎裂的羽翼夾雜、抽動。直至凍結，你們的眼神都沒有移開。

(你想要再貼近一點，在那水面底下仍蒙昧不清的世界中的蝴蝶。你想捉住牠。每次拍翅你都再靠近，每有多次你都想著，你將義無反顧地俯入那無限深遂的世界。)

妳希望碎裂的不是那孩子手上的玻璃瓶，而是曾在某晚父親砸向妳的酒瓶。每次妳都希望它砸在頭上，與顱骨同歸於盡，如此，也許明天就不必醒來了。妳希望一切都能碎裂，並且讓自己和那蛾一樣，徹底碎裂。

入院前，妳聽見兩位同事談妳。

「她不適合當老師。我說過吧？」他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從小被那樣對待，她心裡沒有愛。」他重複一遍。「她心裡沒有愛。」

不是這樣，不是這樣的。妳想大喊，但放射線、標靶藥物、手術刀，都令妳無力。有多少事，如此徒然。擁有這樣的人生，卻希求另一種人生，何等無望。

(無限靠近的水面上，你終於了解身為蝶卻欲捕蝶是何等荒謬。你以為鏡中蝴蝶是你意志的投射，但有沒有可能是彼岸蝴蝶的身體、意志映成你？這是看似自由卻充滿不確定的世界。當你最後一次俯衝，放鬆翅翼，你真心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了。)

燈光閃耀，似蝶鱗閃，妳閉上眼，想著手術刀的切劃與肉身的剝離及縫合。妳想起學生時代的辯論，老教授那溶在風裡的最後一句話。那就像兩隻蝴蝶，或一蝶一影，一蝶一人之間的永恆對映，相親復相離，逐漸遠去。

「周與蝶必有分也……」

蝶落水面，彈翅升空。

「……此之謂物化。」